讀詩略記

四

此讒人之心所可忖度而得之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出自口者理順而辭達也顏之厚者包羞之意此言讒人之言不難辨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既微且尰即國語所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也此言

一時之悻悻也

蓁斐錦文貌鄭箋曰文如餘蚳餘泉之貝文也爾雅

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嚴華谷曰此言讒人織成

已罪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嚴華谷曰箕為東陸之宿而考星必驗于南方故曰

南箕哆侈即南箕之狀言讒人張大已罪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谷風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序曰刺幽王也此為朋友相怨之詩而曰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以風氣衰薄有所自來不徒咎其友矣故曰刺王刺有直者有婉者有顯者有微者有切者有迂者不可一槩論也習習不斷也谷風風自谷中出也以風雨之相從興朋友之相須或以為和風或

詩其詩曰不如死之久是居喪已久也曰我獨不卒
是欲終喪而不可得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
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餅罄罍恥以比父母之不永年乃人子之深責孝不
足以養志使無傷其性誠不足以格天使無損其命
而疾痛疴癢舉動註誤之類又皆有以累其心思而

序曰刺亂也謂政亂也譚大夫所作不言譚而言東
者非譚獨然也
少牢禮雍人廩人皆掇之雍人之匕所以取肉廩人
之匕所以取飯特牲禮棘心匕刻是吉禮用棘匕也
廣韻云匕匙也言飧有餘則以匕取之而無不足喻
民有餘則以法取之而無不堪以首二句興起通章
之義也周道指道路言而寓意于王道履者在上行
之而無阻視者在下仰之而共遵出涕者傷今之不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其意正與箋義同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國爾忘家人臣之誼苟有益于公豈恤其私而時事
所值終不可為故以嘉卉之不變興在位者之易變
以水之有清有濁興禍之無時而已以江漢之紀南
國興王之不能保其臣極言時事之不可為也殘賊

為詞而三章之義皆取于塵其旨固昭然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頴

頴者小明心有所存見此而不見彼之貌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小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其言與序合則序非後人妄作明甚晦翁謂自此以下十篇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絶無風刺之意信矣然荀子近古必有所據意此十篇恰在鼓鐘之後倘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其即此歟幽王留連音樂乃失德之始見猶幸其所好而樂者古樂也故賢士大夫或稱述先公先王之舊德作為新詩以擬雅南而奏之如周公之陳七月召公之述篤公劉也或因其舊文而損益之其詩即屬之後人如常棣為周公

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

禮器曰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納牲
血毛者周禮所云朝踐者也羹定者周禮所云饋食
者也祭統則云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
也是祊祭在朝踐饋食之間矣蓋薦爓之後退而合
烹方俟羹定故乘間而為祊祭也讀詩記載晦翁初
本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辭思靈保兮賢姱古語然

樂具入奏以綏後禄爾毂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何玄子曰神嗜飲食以下此慶詞亦名嘏詞少牢曰
上蒼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即此類
也蒼與餕同
信南山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執鸞刀取血膋者卿大夫也郊特牲又云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則是君始之而卿大夫終之與若禮器所云君親割牲及祭統所云君執鸞刀羹嚌者皆饋熟時事非朝踐之禮也此詩獨詳于朝踐者大抵鸞刀取血為王者之禮故楚茨無之而獨詳于此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

豳籥以配土鼓則葦籥也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疏以伊耆為神農也后稷封于邰說文邰為炎帝之後此伊耆之樂所由傳以及豳與周禮金奏九夏以及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詩皆統于鐘師未嘗別有專職獨籥章有專職者此必豳人之遺咏世世相傳而習之者故吹以葦籥節以土鼓志不忘本也夫吹以葦籥擊以土鼓其所為詩亦必樸而不文周公括其大旨而潤色之以為七月之詩故相距六

百年而述之如此其詳至于幽王溺于聲音漸且怠于民事詩人據幽雅之遺復以周公所未詳者為王陳之故其辭一出于深厚和平絶無衰世之意鼓鐘所謂以籥不僭即此與大田是已然王鼓鞉籥非幽王之所樂也故被以盛王之樂而奏之其詩亦改稱琴瑟焉如以為作于周初則有周禮之職掌在土鼓鞉籥豈可與琴瑟同奏乎土鼓鞉籥伊耆之樂也大琴大瑟四代之樂也其文質判然矣或又以此與七

月即豳雅豳詩之舊則七月不得係之周公與鴟鴞
並列此詩既稱有琴瑟必備搏拊笙磬之音胡至周
初反更以土鼓葦籥哉必不然矣
士冠禮注甫田謂一夫之田也倬者
經界著明也何玄子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者九
夫之地于其中取一夫之地以為公田諸侯百里之
國為井者萬則取萬夫焉是十千者萬夫之數也介
因也左傳曰介人之寵是也謂因農人之居而止息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
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如茨如梁皆頌禱之辭周書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民之勞亦罔或克壽由此思之則盡力于農而
獲報于壽亦是實理非徒頌禱之虛詞也末二句集
註主農夫說蓋本正義或疑上之祝下不得與下之
祝同然少牢禮嘏辭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士冠
禮祝辭曰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則古人萬壽之祝固

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孟子曰唯助為有公田則夏之貢法無公田可知然徹田之法創于公劉則公田亦起于此此之公田即前篇所云歲取十千者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來方禋祀言曾孫既來方行禋祀之禮謂必躬親其事也此兼方與社言之騂黑亦舉二色以槩其餘

若周禮牧人所云各用方色之牲此革商以後之制
幽公未必如此張元岵曰羊有騂有黑豕則止有黑
而已何以分祭耶則周禮所云亦未可盡信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鞹鞃有奭以
作六師
序曰刺幽王也此述先王幸東都以講武事其時之
臣民頌之如此何玄子曰此詩三句為韻蓋變體也

其家室

毛傳云天子玉琖而玭瑌侯瀁琖而璪大夫鏧琖而鏤瑌士瑂琖而瑂瑌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戩翼以比協恭之誼乘馬以比武畧之臣摧秣以比

祿養之典

鴛鴦在梁戩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頍弁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序曰諸公刺幽王也此述先王燕樂親戚其老者欣荷之辭也憂者來日苦短恐不復見王也天之雨雪則霰先集以比人之死喪則衰徵先見也此詩語氣迫切與前諸詩不同所以明老成易謝典型難得不可不及此燕閒接其忠悃也諷王之意顯然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鴈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

其咏猶舞蹈之不置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析薪而葉盛以興娶妻而德美漢廣之詩以薪興游女齊風南山之詩亦以析薪興娶妻孔仲達云言為薪是廢棄不用之辭謬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我二人若指已與王不得作此等夷之語構二人而
先之以亂四國者當時呂繒西戎與申方睦必以申
之交結繒戎謀抗王朝為廢后之名也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鐘鼓既設舉疇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序曰衛武公刺時也蓋借已以儆人也睿聖武公豈

與之對飲也少牢禮又云主人洗一爵升酌以受上
養賛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若是以
辯此詩所云室人入又也室人謂主人入又謂旅酬
之後又酌賓也又云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酳于戶內
上養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此詩所
云酌彼康爵以奏爾時也益上養致嘏之爵故曰康
爵酌者主人自酢也奏爾能者表其嫺習禮法奏爾時者表其動合時宜也酒誥曰惟天降命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
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式勿從謂以下設為不醉者自戒之辭謂彼昏不知
勿就而與語彼將益肆其號呶無自取怠慢也所不
當言者勿言所不當由者勿語苟言語之不節彼醉
者便欲狎之困以必不可行之事而責以飲矣飲至

是上之亦稱袞也韓侯也而稱玄袞赤舄孔子大夫也而稱袞衣章甫是下之亦稱袞也記曰天子袞諸侯黼大夫黻而爾雅云袞黻也記者各尊所聞互有異同而袞之名不專于公明矣說文從公從衣亦言其非私服也周禮之袞冕字當作卷謂龍蟠阿之狀與袞同音故通用耳

鬳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噦噦載驟駪載駟君子所屆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序曰父兄刺幽王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張元帖曰民間家和則衣食自足兄弟操戈未有不

至于同盡者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民之無良相怨也受爵不讓又導之以爭則犯上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有鳥高飛比小人之在高位也彼人謂小人也言小人之心罔極必多方以陷我王亦何能使我治之徒處我以凶禍危苦之地雖欲極焉邁焉而無從耳矜毛傳曰危也爾雅曰苦也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緇衣篇曰古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益闡明序意而衍序者即用其說也荀子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曰齊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由此言之先王所以齊俗化民其衣服其要矣郝楚望曰幽

厲奢侈都人士化之士女遊治膏首袨服如後世高
髻大袖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
玉藻云君子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
當時治亂之相去未久老成典型猶有存于野者故
曰其容不改曰行歸于周望其復用于朝作民表帥
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
心不說

此吉作姞古字省文尹氏周之世卿韓奕之詩稱韓姞為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為士為女皆有常度在朝在野總無炫飾此真大雅之風也觀末章之詞嘆美其自然則今日之矯飾炫奇者隱然言外矣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兮

采緑

其鈞維何維觓及鱮維觓及鱨薄言觀者
大意以遭逢不幸時事倥傯不如歸休于家鈞弋可
以自娛也
黍苗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序曰刺幽王也昔申伯以元舅之尊抱文武之畧作
鎮南邦藩翰四國宣王之委任者至重故召伯之經
營也至周將使子孫世世守之以衛王室幽王乃以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鄭氏以為諸侯之制若天子之卿則亦以師從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烈烈謂勇于趨事也成謂激勸之使成其功也鄭語史伯謂桓公曰謝鄶之間其家君驕侈是謝雖入于申其君猶在故用師以備不虞非特營繕之事也

序曰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故思一見之其樂如何明是未見而懸擬之詞馮文所云不在原而在隰喻其野處有覆養之德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者葉盛而陰濃也君子無言非德聞之者自然相契而不解故曰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白華茅類其莖柔韌漚之為菅以白華自比以白茅
比妾也歐陽永叔曰言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
嫡妾各有其職可以並居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孔仲達曰露雲氣微不映日月非無雲也濃則霧合
清旦為昏是亦露之雲矣菅茅皆被其潤以比嫡妾
當均被其寵艱難阨窮也猶同也言我時運適遭其
窮故之子之遇我不得同于他人也向所云並后匹

鼓鐘之聞于外比已之誠意宜足以動王也邁邁猶
云邁往不屑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遠俾我疷兮
毛傳云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疏云周禮隸僕云王
行則洗乘石此言王之乘石自有常度扁者不足以
乘以比王之妃耦自有常匹賤者不足以配也

而心勞也飲食之恤其私情也教誨之勉以公義也
後車重車也重車以載器物而人之不能行者亦使
載之以甦其困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瓠葉